

考古学的阐释路径与高原史前史的重建

霍 巍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成都 610064)

内容摘要：长期以来，青藏高原高原史前史的研究与阐释路径，大多基于文献史料的考订与梳理，随着考古学整体介入到藏学研究领域，出现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势是基于考古学的阐释路径越来越被学术界所重视，从而为西藏高原史前史的重建开辟出广阔的天地。本文拟对这一新的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加以评述。

关键词：西藏考古；史前史研究；西藏史前史

一、基于考古学的文本书写

对于文字出现以前的史前时代，由于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可以参考，以致对于这个几乎占据了自地球上人类诞生以来99%的漫长时段的历史，主要的复原证据便是过去所遗留下来的墓葬、骨骼、居址、残碎的陶片，打制或者磨制的石制工具，早期的金属器物等若干考古学的实物遗存。所以，对于复原和重建世界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史前史，考古学承担着无可替代的责任与义务。

众所周知，考古学是利用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来研究和重建人类过去的历史的一门学科。它的最大特点，是能够较为直观、真实地再现古代历史文化的若干片断或者碎片，尤其是在物质文化领域的贡献最为突出。此外，在文字记载缺乏的情况下，考古学也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为识别历史上各民族的族属、研究各民族的古代历史和文化提供较可靠的证据。随着考古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使得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古代文化成就得以露出水面，彻底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已形成的似乎已经成为“常识”的许多旧有观念、传统认识和历史记忆。或许正是因为这类基于考古学的“文本书写”带来的冲击荡涤，一次次新的考古发现总是会让人感到“惊讶”甚至困惑不解。究其原因，正如王明珂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这是因为这些新的发现和人们的“知识理性”之间产生了差异或差距，“我们的理性因此可能经由这一扇门探触另一时间、空间（地理与社会）之异社会文化”^①。

历史，从来都是人们记忆、回忆、书写、述说、争论的“过去”。不同的学科、不同

^① 王明珂著：《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8页。王明珂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8年。

的学者，对“过去”都有不同的研究途径和书写方式，而且都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我们如何突破自身所存在的束缚体多限？

在《第155号》中，莫德孳以“我”的视角，叙述了一个发生在1949年10月1日之后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我”的男性，他是一名在1949年10月1日之后来到北京的人。他来到北京后，在一家名为“第155号”的书店工作。这家书店是北京的一家老书店，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书店里，他遇到了一位名叫“她”的女性。她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作家，正在创作一部小说。她邀请“我”去她的住处，帮助她完成这部小说。在相处的过程中，“我”逐渐爱上了她。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她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样完美。她有着自己的秘密和过去。最终，“我”决定离开她，回到自己的家乡。这个故事通过“我”的视角，展现了那个特殊年代下，人与人之间的复杂情感和命运。

“蕃”、“发”两字声近，故其子孙称为“吐蕃”。^①而在藏族本民族关于民族起源的传说中，最为广泛流行的和最为著名的则是“猕猴与罗刹女结合变人说”，认为藏族的来源最早是居住在今天雅鲁藏布江南岸泽当一带的猕猴地区，以田涧为窟穴，猕猴不断繁衍演化为人类，以吃野谷穿树叶为生，后来发展成为藏族的先民。但与此同时还有印度释迦王后裔说、三苗说、马来半岛人说、缅甸说、蒙古人说、伊朗血统说、土著与氏羌融合说等各种传说。^②其基本架构与汉文文献记载一样，都认为藏族是外来民族，藏族的祖先是从西藏高原以外的地方迁徙而来的，可以统称为“藏族外来说”。而王明珂则将这种历史叙事与书写模式形象化的概括为“英雄徙边记”。^③

基于考古学的文本书写从一开始便会与这种历史叙事和文本书写模式分道扬镳。因为后者的基本前提是否定远古西藏有人类居住，尽管所谓“猕猴与罗刹女结合变人说”表面上似乎与古猿之一演化为人类的科学学说也有相似之处，但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种偶然巧合，其本质仍是原始氏族图腾崇拜的一种反映而已。而基于考古学的西藏史前史则根据考古发现证明其并不存在“藏族外来说”，让为目前距今五万年前的西藏高原已经出现了

的史前史研究也采取共合理的路径，与考古学进行对话，在考古学的基础上，对历史文本可能更接近于历史本原的“事实”，但其根基却始终会坚实而牢固地建立在考古材料本身上。如前所述，考古材料在数量、凌乱、凌乱的限制性，加之不同的学者对于同一文本及内在符号的解读也会有所不同，但是经过认真的整合研究之后形成的文本，绝不会是由一堆散乱无章的符号构成，而自有其结构性规范，这也是考古学所力求希望达到的目标。

二、考古学的阐释路径与西藏史前史的重构

通过对现有西藏考古发现资料的系统整理，本文试图从不同的层面来构建西藏高原史前史的基本构架，并将考古学材料尽可能地与高原西藏早期人类生活面貌的史料

...အားဖြင့် နေထိုင်မှု ပိုမို ပြုပြင်ဆင်ခြင်မှု ပိုမို ရှိစေရန် ကြိုးပမ်း ဆောင်ရွက်ပါမည်။

...အားဖြင့် နေထိုင်မှု ပိုမို ပြုပြင်ဆင်ခြင်မှု ပိုမို ရှိစေရန် ကြိုးပမ်း ဆောင်ရွက်ပါမည်။

...အားဖြင့် နေထိုင်မှု ပိုမို ပြုပြင်ဆင်ခြင်မှု ပိုမို ရှိစေရန် ကြိုးပမ်း ဆောင်ရွက်ပါမည်။

...အားဖြင့် နေထိုင်မှု ပိုမို ပြုပြင်ဆင်ခြင်မှု ပိုမို ရှိစေရန် ကြိုးပမ်း ဆောင်ရွက်ပါမည်။

期即大约 10000~20000 年前, 具有小石器和细石器传统的北方人群开始由黄河上游地区的甘青高原迁徙, 同时进入到川西高原地区, 并且将源于华北的小石器和细石器传统带入到这一地区。^①

其次, 是早期人类的生存状态问题。在高原严酷的自然条件下, 人类如何开始建造定居的村落? 这些村落有多大的规模? 使用什么样的建筑材料, 又是如何布局的? 定居在原始聚落中的人群以何种生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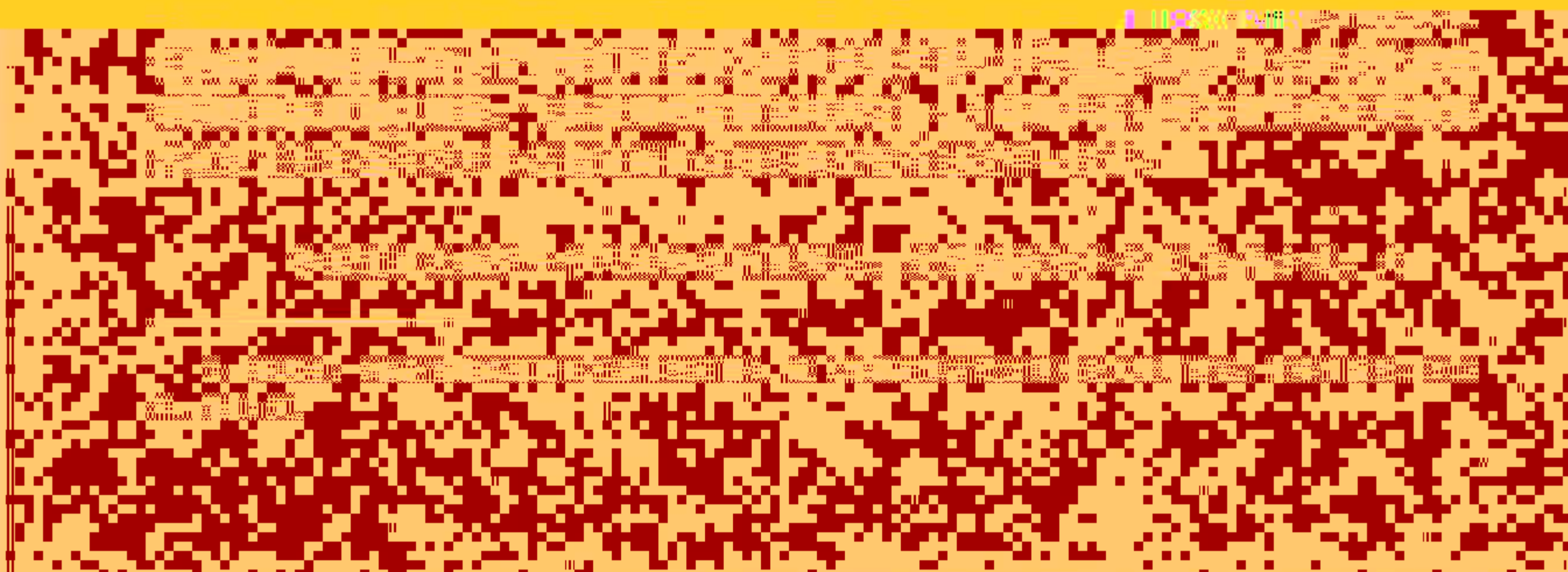
甘肃、内蒙古等“游牧文化带”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第三, 考古学的阐释路径还可以在一些重点问题上展开专题性的深入研究。例如, 可以探讨西藏早期金属器的出现以及西藏继石器时代之后出现的有关“早期金属时代”的若干问题。通过考古出土物的整理, 我们可以初步勾勒出西藏早期金属器的一些基本特征, 并且评价青铜器的冶铸技术。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可以设想，基于考古学文本书写的西藏史前史，与过去的西藏古史观相比较无疑会具有突破性的进展，它将摒弃基于传统的汉藏文献进行文本书写的模式，以客观、直观、实证的材料对西藏史前社会各个方面进行研究阐述，力求勾勒出史前人类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领域的基本面貌，无论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这个目的，但这种研究路径和价值取向都是具有引领意义的。

但是，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由于西藏的地下考古工作开始得很晚，至今仍然没有建立起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直到早期金属时代的时空发展序列和考古学的编年体系，考古发掘工作并没有充分、全面的在西藏全境展开，所获得的考古材料也还十分有限，因此，要在目前的考古学材料的基础上提取信息、分析研究、形成文本便有很大的局限。在

西藏，只有自都下右遗址这一处，由于下右遗址本身的格局不大，它所能提供给我们进行“聚落考古”和“环境考古”的空间十分有限，所以在以往的研究中，虽然我们



是，西藏史前的考古材料无论是墓葬还是遗址目前都不足以提供这样的资料可供观察研究，我们期待在今后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丰富之后有可能探讨这类问题，从而形成更为丰满的史前史内容。

第二，关于西藏史前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细节还有必要加强。虽然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研究者们已经利用有限的考古材料不同程度地涉及社会生活的一些方面，如居住形态、农业、畜牧业、金属制造、交通与贸易、宗教与丧葬、原始艺术与宗教等等，但总的说来研究成果还显得较为粗糙，大多只有粗线条的轮廓勾勒，缺乏细节性的描述；对一些重要遗物的生产流程、工艺特征等也缺乏必要的了解；许多区

的研究，涉及一般文明的起源问题，同时也体现出高原文明的地域性特点和藏民族的个性特点。”^② 通过对西藏史前史的研究，从中可以发现，西藏原始先民们在认识自然、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是如何反映自身物质和精神需求与大自然之间调适互动的若干历史痕迹。对于我们